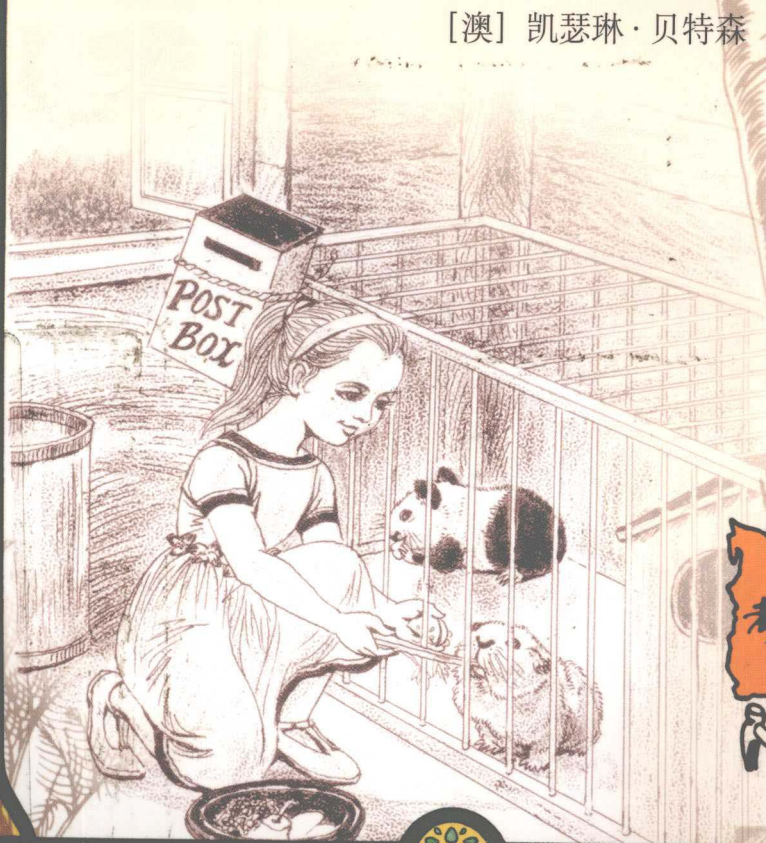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蜂的故事

Being Bee

[澳] 凯瑟琳·贝特森 著



考拉丛书



小蜂的故事

Being Bee



[澳] 凯瑟琳·贝特森 著

武果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-2009-1398

Catherine Bateson

BEING BEE

据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6 年版译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蜂的故事/(澳)贝特森著;武果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(考拉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7528-7

I.小… II.①贝…②武… III.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I61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9765 号

责任编辑:吴继珍 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常虹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插图:徐中益

小蜂的故事

[澳]凯瑟琳·贝特森 著

武果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68 千字 开本 82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

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528-7

定价 1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目

录

天竺鼠一统天下	1
亲亲和编织	11
天竺鼠的信	21
哈里和“峰”	28
核心家庭	39
没有洁斯的周末	48
洁斯搬进来了	62
面包器虫	71
晚餐	79
哈里的蝴蝶	88
离家出走	96
可可	111



考拉丛书

天竺鼠一统天下

爸爸的女朋友洁斯跟爸爸说我是故意把露露(我的天竺鼠)推到她身上的,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只是想把露露小心地放到她怀里,可是她的手没在那儿,露露摔到了她和菲菲住的小棚屋的地上。我以为露露摔坏了腰,就号啕大哭起来。洁斯说她以为是火警响了,忙乱中差点踩到在棚屋里乱窜着想躲起来的露露身上。

洁斯哭丧着脸,对爸爸说:“一切都太突然了。”她追着抓露露的时候,黑亮的紧身裤的膝盖上划了个大口子,后来她又一屁股坐到了浸着天竺鼠尿的干草上,这使她更没好气了。我给她拿掉了裙子后边的好多草秆。

“唉,蜂!”爸爸摇着头说。

“我觉得天竺鼠的笼子是需要清理一下了,”洁斯说。“这好像确实是丰特丽丝力所能及的。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,家里让我养了一条小狗,条件是我必须自己照顾她。这包括在训练她守家里的规矩时,清理她的粪便;每天带她出去活动。我给她梳洗,用我的零花钱给她买吃的,还要喂她。比起来,清洁天竺鼠的笼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

“你的小狗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佩佩,”洁斯说,“她是个可爱的小东西,我特喜欢她。”



考拉丛书

“她后来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哦，”洁斯低下头，盯着她杯里的茶。“唉，她死了，是一起事故。”

“什么事故？”

“被车撞了。”

“好可怜哦。”

“哦，不过，丰特丽丝，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可是，”我说，“要忘掉这种事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”

“但已经过去很多很多年了。天哪，亲爱的，你以为我有多老了？我有佩佩的时候，就你这么大。”



Kaolacongshu

我望着她，心想大人的年纪是看不出的。他们要么老，要么很老，有时候很老、很老。洁斯的头发是深色的，带点波浪卷，里面还有一绺红色的挑染，特别酷；但是刘海儿剪得太短了，还不太直。她眼睛也是深色的，下边有黑圈；嘴角旁边的小纹沾满了紫红色的唇膏，看起来就像刚吃过李子似的；耳环是两个银白色的大圈，就是不很老的人戴的那种。

“就是老，”我说，“这么说吧，不像外婆那样很老、很老，可能比爸爸年轻。但还是挺老的。”

“谢谢，丰特丽丝！”

爸爸笑了，把一盘饼干递给她，那是一种特别的奶油夹心饼干。可洁斯摇了摇头，把盘子又递给了爸爸，根本就没有问我吃不吃！

“你得习惯和蜂相处，”爸爸说着把饼干递给了我，“她有点……直。”

“这不正是孩子们可爱的地方吗？他们诚实。”洁斯对我

笑了笑,不过只是动了动嘴角。

“那倒也是,”爸爸说,“但有些人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学得乖巧些。蜂,我想洁斯说得没错,你是该自己照顾你的天竺鼠了。不如现在就下去动手清洁她们的笼子吧?”

“非去不可吗?”

“啊呀,蜂,是的,非去不可。听好,如果你真的把棚屋打扫得很干净的话,我奖你两块钱怎么样?”

“哇,是哪个小姑娘这么好的运气啊?”洁斯望着我说。“可别拒绝这么好的生意哦。”

我其实正想说不,话都到嘴边了。但看到爸爸和洁斯在饼干盘子旁边正拉着手,也许他们很快就要亲亲了,谁还想呆在那儿做电灯泡?

“五块钱,”我说。

“两块。”爸爸说。他的眼神分明是在告诉我:别得寸进尺,小丫头。

“四块。”我眯起双眼,模仿着电影里的坏人拔枪前的动作。

“两块五,不能再多了。否则一分钱都没有,你还必须清洁天竺鼠笼子,因为她们本来就是你的。我是不会再为你给她们收拾屎尿了。”

我知道我输了。

“你真是个好爸爸。”我出门去后院的时候,听到洁斯说,“尼克,一个人照顾她一定非常不容易吧?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。”



考拉丛书

小棚屋里非常温暖，菲菲和露露听到我来了，便吱吱地叫了起来。她们总是这样。我把菲菲拿了出来，这次轮到她了。

妈妈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小棚屋摆设得像一个真正的小屋：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还有一个架子，上面摆了一套茶具。我过去常常和朋友在那里喝茶聚会。我记得这些是因为我有一些照片，照的是我们坐在桌子旁边在用那些小茶杯喝茶。

妈妈去世后，我就没再用过这个小棚屋，我的朋友也来得少了。后来爸爸禁不住我磨他，给我买了露露和菲菲。我们都觉得在这个小棚屋里放她们的笼子是最合适不过了。狐狸进不来，还可以保暖。我知道她们在小棚子里会感到比较安全，就像我在自己房间的小床上一样。晚上她们抬头可以看到笼子外面的大屋顶，甚至还能看到一扇小窗，透过窗子，还能看到星星呢。我和爸爸把原来的桌子跟椅子都送到旧货店去了。我们把天竺鼠的食物放在架子上，后来我有了一本喂养天竺鼠的书，也放在那儿。



Kaolacongshu

清扫笼子费了好长时间。我把脏干草和碎纸倒进肥料桶，还把笼子下面扫了一通。一切完事后，整个下午也差不多过去了。

但是我回到屋里，发现洁斯还没走，正在厨房里忙活着。

“啊哈，天竺鼠训练员回来啦！”爸爸说，“知道吗？宝贝，洁斯正在为我们的下午茶做烤饼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。”说实话，爸爸说话的口气好像洁斯真的在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似的。外婆不知道给我们做过多少次烤饼，那时爸爸都只是嘟哝着抱怨自己的胆固醇。



但是洁斯的烤饼不是果酱和奶油，胆固醇的那种，而是怪怪的。

“咸味的烤饼来啦，”她边说边把一个大盘墩在桌子中间。“它们发得没我想的那么好。尼克，我不太习惯用你的烤箱。”

“好香哦，”爸爸说着，立刻把一张烤饼塞进嘴里。“太享受了，洁斯！”

其实这些烤饼真恶心。里面有些热乎乎的东西，把我的嘴都烫着了，而且上面只涂些牛油，果酱什么的都不抹。怪呀！我大声说了出来。我并不是要故意没礼貌，只是实话实说。

“你要学着习惯不同的味道才行。”洁斯说。

“麦当劳汉堡包吃得太多了，”爸爸盯着我说。“问题就在这儿。现在什么东西里都放糖。”

“你不也吃麦当劳吗？”我说。

爸爸有时睡过了头，就和我去麦当劳吃早餐。

“那是为了方便。”爸爸向我做了个鬼脸，然后朝洁斯转过去，换了一脸有些疲乏的笑容，“有时候时间真是太紧了。”

“当然了，我明白，”洁斯说，握住爸爸的手。“时间确实不够用。不过我喜欢做饭，一直都喜欢。就是自己一个人住，也不嫌做饭麻烦。食物是我们感官功能的喜庆。”

我翻了个白眼。我倒觉得洁斯的烤饼除了垃圾箱以外，不是任何东西的喜庆。但是爸爸居然勇敢地吃了三个。三个呢！

“喂，宝贝，”洁斯去上洗手间的时候，爸爸说，“洁斯可能会留下来吃晚饭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”



Kaolacongshu

“谁做饭呢？”

“她说她做，我一会儿去超市，她会给我们炒些好吃的菜。你要尽量表现得礼貌些，好吗？”

“我并不是故意不礼貌，爸爸，我只是诚实罢了。我就是喜欢外婆做的那种普通的烤饼。”

“好，好，够了。不要担心什么诚实不诚实，蜂，我只希望你有点礼貌。”

“但是你总是说……”

“嘘，她回来了。”

洁斯走进厨房，满脸笑容：“没什么事吧，尼克？”

晚饭后，爸爸问洁斯想不想去散个步。爸爸经常和我一起去看希尔布鲁克林区散步。在那里有时候能看到一些琴鸟和小袋鼠。那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。

“好啊，我们走吧！我去穿鞋。”

“蜂，”爸爸说，“我并不是在问你，很抱歉，宝贝，我是在问洁斯。”

“什么？可我们总是一起去呀。”

我简直没法相信他会就这样把我丢下不管了。我最好的朋友萨丽和露西有时跟我玩腻了，就是这样对我的。

“哦，”洁斯说，“她必须一起去，尼克。我们不能只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。”

最后我还是去了。但是爸爸和洁斯一直都在说话，我们连一个琴鸟都没看到，只听到一个小袋鼠被他们的说话声吓得跑开时的声音。

“这就是我搬到这里来的原因之一。”洁斯说，“下午不用



考拉丛书

上班的时候,我经常到这里来放松放松。”

“这里真漂亮,”爸爸说着,朝她走近了些,好像想亲亲她。

“看,”我叫道,“那株羊齿草上有个大蜘蛛。”

他们后来还是亲了,我不得不假装被一些小鸟吸引住了,其实我连看都看不清楚它们。

洁斯炒的菜很辣,弄得我口干得不得了。夜里很晚了,我到房间外面倒水喝,发现他们还在亲亲。

“对不起,”我说,赶紧把头低下,从他们旁边溜了过去。

“没关系,丰特丽丝,这是你的家,不需要道歉。”洁斯的声音比原先柔和了不少。我抬头瞄了她一眼,发现她看起来都有点不一样了,好像跟爸爸亲亲把她的脸也变温柔了。

洁斯的温柔样并没能保持多久。第二天早上,我走进爸爸的房间,要他给我打开果汁,这时她尖声叫了起来,好像我是个拿着枪的坏人似的。

“尼克,她难道不敲门的吗?”她说,把床单一直拉到脖子上。

“蜂!”爸爸生气地说,“你怎么可以就这么闯进来呢?你得有点规矩啊。”

“还有,你能不能把电视声音关小点,”洁斯补充道,“星期天一大早的,太吵了吧。”

“其实,关了算了,蜂。你电视看得太多了。”

我甚至都不知道洁斯还在家里。这太不公平了。他们本来可以提醒我的,他们至少可以在冰箱门上留个纸条,说“洁斯今晚在家里过夜”。

我走出门外,看到她的车在外面停着,满是灰尘和铁锈,



Kaolacongshu

破破烂烂的。是人们会在后窗写“请清洗我”的那种车。我在车边蹲了下来。看起来这部车会经常进出我家了。我不喜欢她，也不喜欢她叫我丰特丽丝。

“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老式名字啊，”她第一次见到我的那天弯腰对我笑着说，“我想我得叫你丰特丽丝才行，应该有人这么叫你。”

我怎么会知道她后来会在厨房里和我爸爸亲亲，还在我们家里过夜。如果我早知道的话，我肯定会坚持要她和别人一样，也叫我蜂。

我知道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在地上乱画了一会儿，感觉自己好可怜，都快要哭了，但我没有哭。我太生气了。

他们害我错过了我一直都很喜欢的电视剧，居然也不在乎。他们甚至都没在看电视。他们只是在床上呆着，说不定是在讲些肉麻的话。我刮掉了车子保险挡板上的一些尘土，然后在挡板下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划上“蜂忒棒”，酷毙了。接着我又划了一个大点的，还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长辫子女孩的笑脸。然后我画了一颗心，在里面写了“洁爱尼”，并穿上了一支箭。最后，我在后窗上大大地写上：“天竺鼠一统天下！”我有些太激动了。

爸爸后来说，他不是觉得我犯了什么错，只是他想帮帮洁斯，给她洗车，而且他还觉得我没什么理由不帮忙，因为本来就是我让大家注意到车上的灰尘的。但这是她的车，我为什么非得帮忙不可呢？

“因为你要做一个讨人喜欢、乐于助人的孩子，蜂，这样你



考拉丛书

才不会把洁斯赶走。我喜欢洁斯,我想让她永远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愿让你顽皮、自私的行为把事情搞糟。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开始为他人着想了,明白吗?”

我明白爸爸说的话,没错。但我不明白我自己做的事。刚才我只是用一根干树枝在灰尘上面划了一气;我怎么就没有用个特尖的东西在她的车身上大大地刻上“天竺鼠一统天下!”呢。



Kaolacongshu

亲亲和编织

“我不是不喜欢她，”课间休息时我对露西和萨丽说，“她人还可以。但就是有她在的时候爸爸就变得不一样了，而且爸爸现在更喜欢和她在一起。他们还老是在亲亲。”

“哟，真恶心。”露西咧着嘴。

“不过，他们肯定会那样啦，”萨丽眨巴着眼，望着我们说，“他们在谈恋爱呀。谈恋爱的人不就是那样的吗？”

“但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就不应该。”露西说。

“可我哥哥和他的女朋友就老那样。”萨丽说。

“在你面前也是？”

“还好，只是有时候啦。”

“太恶心了，”我说，“我爸和洁斯已经不年轻了。”

“就是嘛，”萨丽说，“年纪大的人这样做更让人讨厌。”

“我觉得这简直恶心到了极点，”露西说，“我肯定不会让任何人亲我。”

“但等你有了男朋友怎么办？”老师们都说萨丽比较实际。她问的问题总是很在理。

“我不会交男朋友的，”露西说，“我不喜欢男生，他们臭死了。”

“我也许会亲什么人吧，”我说，并试着想象那时的情景。



考拉丛书

“但我绝不会当着任何人那样做。”

“我敢打赌你肯定会！我赌一百万。”萨丽说。

“你有一百万吗？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妈说你该成熟一点。她说你现在变得有点……有点……我想不起她用的词儿啦，反正有个‘僻’字，大概是古怪的意思。”

“我才不古怪呢，我并不比你古怪。”

“是怪僻，”露西说，“那个词是怪僻。不过它不完全是‘古怪’的意思，不全是，但差不多。”

“我才不怪僻呢！”

“妈妈说这是因为你只和你爸一起住。所以他有个女朋友可能是件好事，蜂。有了她，你就不会再怪僻或者古怪了。”

“上学期我并不怪僻啊。那时你什么都没说过。”

萨丽和露西都看着我。萨丽把一只手插在腰上，就像她妈妈一样。“也许我们也是刚刚才意识到的吧，”她说。

“露西？你不会也认为我怪僻吧？”

“我不觉得怪僻有什么不好，”露西说。但听得出，她对自己的话也不很确定。

我并不想做古怪的人，但也不想让洁斯改变我。

“变得古怪的是你们俩，”我对露西和萨丽说。我是那么想的。我就是我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“我妈可不这么想，”萨丽刚说完，上课铃就响了，我也没有办法知道萨丽的妈妈到底是怎么想我的了。

“我不是不喜欢洁斯，”放学外婆来接我的时候我对她说。



Kaolacongshu

“只是有她在的时候事情就变味。而且她还叫我丰特丽丝。”

“可是宝贝，那就是你的名字，多可爱啊！”

“外婆，这名字一点都不时髦。”

“时髦，算了吧，”外婆嗤了一声。“谁还在意时髦不时髦呀？这可是个好名字，有个性。”

“她做的那些烤饼一点都不正宗，面都没发好，扁蹋蹋的。”

“自发面粉可能都过期了——你爸的食品橱！她能找到面粉就已经是奇迹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向着她呀，外婆？你还没见过她呢。”

“我可没向着谁。我只是想给这个可怜的女人一个机会。”



考拉丛书

我们经过明星电影院和一家高档咖啡馆，来到一家面包店，进去坐了下来。外婆给自己要了杯咖啡，给我要了杯热可可。外婆要跟我谈话了。当她又要了夹心饼干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要谈上一阵了。有时候这样的谈话很好，外婆常给我讲妈妈的事，还有我小时候的事。有时她会教训我，要我怎样怎样照顾爸爸，好像做大人的是我而不是爸爸。

“蜂，你得明白，自从琳蒂去世后你爸爸一直很孤单。我们都很孤单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有多么想念我的女儿。孩子怎么可以比我们先走一步呢？这太残忍了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爸爸牺牲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扶养你，蜂，但现在你渐渐长大了，他该找个伴儿了。这个洁斯感觉还不错。可惜她没有孩子，不过我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”